2026年11月15日
星期日
责编 缪佳祎
版式 虞君明

烟火深处一缕花香

□任佩飞

母亲70岁出头，锅碗瓢盆陪了她大半辈子，饭，烧了一辈子。偶尔闲下来，她也会悄悄生出几分委屈，对着我轻声叹：“飞呀，妈这一辈子，好像就做了一件事，当饭乌龟。”

她是家里的长女，年少时父母忙于生计，小小年纪就带着弟弟妹妹，灶台前忙前忙后，一大家子的饭菜，早早便落在她肩上。嫁给父亲这45年，她身子弱，没法出外做工，便守着家里的方寸天地，日日洗衣做饭，烟火绕身，从青丝到鬓角染霜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她声音轻轻的，眼神黯黯的，藏着旁人不易察觉的怅然。

我伸手拍拍她的肩膀，宽慰她：“妈，其实你也是幸福的，一辈子做饭给家人吃，我们都爱吃你烧的菜。”母亲抬眼看了看我，淡淡应着：“是呀，也好也好。”话虽这样说，那份藏在烟火底下的小心思，我悄悄记在了心里。

前些日子回去看她，想起她总念叨烧完饭满身油烟味，包里便带了一支香水小样。吃完她亲手做的饭菜，我拿出来递给她：“妈，这是香水，你试试看，喷到身上就香香的，压一压油烟味。”

母亲接过去，捧在手里反复摩挲，小声嘀咕：“香香的，会不会味道太重？我这个老太婆不合适吧。”我笑着劝她尽管试试。

隔了几天，我再踏进家门，母亲一看见我，声音一下子亮起来，兴冲冲地迎上来：“阿飞，那支香水用光啦！真好闻，妈太喜欢了！喷完浑身都是香的，舒服得很。”她眉眼舒展，脸色红红的，神采飞扬，像个得了心爱礼物的小姑娘，一句接一句，反复说着好闻、喜欢。

我看着她欢喜的模样，跟她说：“喜欢我就给你买一瓶大的，就这个味道好不好？”母亲连连点头。她说，从前总觉得香水是城里人的东西，自己就常年抹点花露水凑一凑，没想到香水的味道，这么温柔好闻。

说买就买，我特意跑去商场，一款一款细细试香。牡丹香、苹果香，有清雅淡香，也有厚重浓香，挑来选去，最后选了一款温润的花香调，留香长久，不张扬也不寡淡。

我兴冲冲提着香水礼盒赶回家，进门时，母亲正在午睡。我轻轻唤她，卖着关子让她猜。母亲一睁眼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脱口而出：“是香水吧？”

“对，你来拆开，要有仪式感。”我把盒子交到她手上。母亲慢慢拆开包装，我教她喷在手腕，轻轻搓开，再沾一点在耳后。她学得自然熟练，一点都不像头一回碰香水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爱美哪里分年纪，无论到了几岁，女人心底，都住着一个向往芬芳浪漫的小姑娘。

一旁的父亲看着，咧着嘴笑，打趣她：“当心过敏，上次脸过敏，吊了一个星期盐水呢。”母亲全然沉浸在淡淡的花香里，欢喜地问：“这个要放哪儿好？”父亲柔声回她：“放床头吧，想喷的时候，随时都能拿。”

我静静看着他们两人，眼眶不知不觉就湿润了。相伴相守45载，父亲性子温和，一辈子没对母亲说过重话。哪怕是母亲70岁才开始用香水，他眼里依旧是藏不住的宠溺。母亲身子不算硬朗，却凭着自己的力气，守着灶台，给父亲烧了一辈子热饭、洗了一辈子衣裳，把细碎的日子打理得热气腾腾。

一瓶小小的香水，轻轻掩去了母亲身上经年累月的油烟气息，却掩不住她勤劳朴实的身影。闻香识女人，往后，她不再只是围着灶台转、一身烟火味的母亲。油烟是她半生的责任，而这一缕花香，是属于她自己的浪漫。岁月辛苦，烟火漫长，也该让她好好宠爱一回心底那个爱美的小女人。


AI制图

母亲的菜园时光

□吴宇


AI制图

父亲在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相依相伴。父亲话不多，更不会甜言蜜语。有时他一个人在家，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，感觉在与不在一个样。平日里，父亲生活起居都要依赖母亲，穿衣吃饭，琐碎日常，都要母亲照料。

父亲走了以后，我才明白，有人在，有人坐着，日子就有了着落，哪怕无言，也是依靠。

父亲在的时候，我很少回去。有时一个月，有时两三个月才回去一次。我心里总觉得，家里一切安好，没什么可牵挂的。

可世事无常，父亲终究还是很意外地走了。从此，母亲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

那以后，我回家的频次多了起来，基本半个月就要去一趟，逢年过节更是必定回去团聚。有时有事耽搁了，没有按时回去，母亲就会打电话来，轻声地问我在忙什么。母亲一个人在家，偌大的屋子，白天静悄悄的，夜里更是冷清，一整天都没有人和她说说话。

我每次回去，刚踏进家门，母亲的精神头立刻就不一样了。她总是赶紧叫我坐下来，不停地和我说话。

我曾经疑惑，不知道母亲为啥突然有了那么多的话。从隔壁谁家儿女又回来看父母了，到地里的蔬菜又长高了，再到她收音机里听到的新闻和小故事。很多时候，从我进门，到我准备离开，小半天时间，都是她一个人在絮絮叨叨地说，而我，只是在静静听着。

母亲一个人在家，常年就是两件事情，除了念佛，就是种菜。

她日日守着门前那一方菜园。一年四季，菜园里总有吃不完的新鲜蔬菜。春天有鲜嫩的青菜，夏天有圆润饱满的茄子，秋天有脆生生的菠菜，冬天有敦实甘甜的萝卜。

我偶尔没时间回去，她便托村里的熟人，把蔬菜捎到城里来。我对她说，为了几元钱的菜，老是麻烦别人，实在过意不去。母亲总是摆摆手宽慰我：没关系，都是顺便带过去的。

我心里明白，哪有那么多的顺路。很多时候，她是四处打听，看看谁要去县城，小心翼翼地托付，只为让我吃上一口她亲手种的菜。

母亲种菜不打农药。菜叶常被虫子咬得千疮百孔。可她从不嫌弃，还自我表扬地说，这个菜是纯天然的，吃着最放心。

夏天的时候，我带着孩子回老家。母亲早早准备好了她自己种的西瓜，从井里捞出来，冰冰凉凉的。自家种的西瓜，甜度自然比不上水果摊上买的，孩子咬了几口就放下了。母亲一直念叨自己种得好，没有打过甜蜜素。她还说，从前日子苦，难得吃一回水果，那真是几天都忘不了。

我笑着打趣她：这是啥时候的事情了，都是老黄历了。现在县城里最多的就是水果摊，一条路上就有好几家呢。

我随口一句，母亲瞬间不说话了，默默低头整理瓜果。我的话，扫了她满心的欢喜。

夏日暑气炎炎，孩子一直喊着闷热。母亲见状，连忙起身，把家里唯一的电扇往孩子那边移过去一些。

过了几天，母亲忽然认真地跟我说，要不去买一台空调吧？

我心里猛地一震。我太了解母亲了，她一辈子精打细算，电灯都舍不得多开。为了让我们回来舒服一点，竟然舍得花钱装空调。

从前，母亲总是盼着我们回去，叫我们多住几天。后来我结了婚，习惯了城里的生活，再也住不惯老屋。再后来买了车，来去变得方便，哪怕天色再晚，吃过晚饭，也总要连夜回家。

细细想来，最近几年，我在老家留宿的日子屈指可数。唯一住过几天的，是父亲病重的时候。那几日，我日夜守在家里，陪着老屋，陪着亲人。

我不知道，往后的岁月里，我还有多少日子，能静静地呆在老家；也不知道，以后还会不会有机会，在这间熟悉的老屋里安然睡下。

本报地址：舟山市新城长升路30号 邮政编码：316021 年价：288元 印刷：舟山海印印业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舟市监广登字001号